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九二二號　今日出紙一張半　發行人潘梓年

[illegible]



[12] 103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新華日報　第二版

湖南空戰大捷

敵機百架襲我基地失敗
美空軍擊傷敵機四十多

盟機猛炸蒙達區

拜洛尉港和比貝羅山投彈很多

英機襲緬　炸碼頭和船隻

美機員英勇　用汽油燒敵輪

宋外長抵英時　英派員歡迎

盟國遠東戰俘　達數十萬人

美國暗藏着法西斯分子

華萊士加以揭發

揭出某些人打着「美國第一」的招牌，反對羅斯福總統。

荷蘭一潛艇　在遠東立功

美國工人生產熱情

放棄休假，提前完成工作，並且還把工資捐助援蘇。

（中央社倫敦二十四日路透電）西北某飛機製造廠的工人，最近放棄週末休假，使能在最短期間，裝配塞美式轟炸機，原來目標是三十小時全部裝完，實際上二十四時四十五分鐘以後，已經試飛。馬上就出航寄運輸補助隊飛機而去。該工人並將週末所得，捐助紅十字會，援助蘇聯。

修正補習學校規程

教育部通令各省市

畢業學生可投考正式學校，准受資格檢定試驗。

印度非政黨人士　提出打開僵局主張

應當釋放甘地設立國民政府

林主席病况

（中央社訊）文官處公告林主席病况，據醫師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七點五十分報告如後：主席政躬，……

上海技工眞有氣節

日寇工人缺乏來滬招募補充　我技工很愛國沒有一人應徵

（中央社屯溪二十五日電）上海消息：敵國工人因爲侵略戰爭擴大，大都被徵充兵役，影響各工廠生產量日益衰退，敵寇因此從本月起，委托漢奸市商會、上海工商協會等，招募我國技術工人和學徒，去倭島補充。但是我工友沒有一人肯去應徵。

鄂西難童多　省府儘量收容

實業界集資　在湖南鍊鐵

（本報訊）工業界消息：……的需要，實業界若干人士，新近在湘省某地起組煉鐵廠，現已正式開始生產，每日可出鐵五噸，並將逐漸改良，增加產額，以後湘桂一帶，鐵的供應，當較爲便利。

東南西北

要聞簡報

「三亞丸」的起義

——粵南海員們的英勇抗日鬥爭

溫陽光

「三亞丸」的來歷

殺敵前醞釀

時機到來

殺敵俘擄

救敵勝利以後

國旗在船頭飄揚

勝利品交給祖國

社論

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廣播

現在如果再鬨民主國家同盟和法西斯主義集團的不同處在那裏？簡直是一個笑話。可是，原則容易說，道理容易說，一定要言行一致的去做，方能表現出民主國家是在爲民族自由民主政治而戰，是在爲消滅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而戰。

最近報紙上登載的兩條新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條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對西西里居民的廣播。他說：「……但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以肅清佔領區域內的法西斯制度」，「任何方式的法西斯宣傳將被禁止」。「盟方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以中止西西里島一切歧視種族與信仰的法律。宗教自由，則將維持，在無礙於軍事行動範圍內，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也將恢復，盟軍又將採取步驟，以迅速釋放政治犯」。另一條是法國議會議員龐德氏對記者的談話。他說：法蘭西民族委員會「（被略）壓制了法西斯化的「法國人民黨」和法西斯的公司和商號，這顯着的在人民之中樹立了威信和信心（被略）」。而北非民衆更要求成立法庭，立即審判和法西斯合作的份子。

爲什麼盟國要採取上述各項辦法？艾森豪威爾將軍間答說：「這些都是建盟方所不惜一戰以保持的原則的明證」。這些原則都是德國支配下的軸心領袖所反對的」。

很顯然的，法西斯主義集團是反對自由，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民主國家同盟是反對法西斯主義（制度和思想）的，是堅持自由主義者和（被略）等一切反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團結一致的。既然這樣，就要在行動上以此爲準繩。凡是民主國家，都要以最堅決澈底的抗戰，來消滅侵略，消滅淪陷區內的法西斯制度和宣傳，並從根本上消滅法西斯主義，都要團結國內反法西斯的團體和個人，澈底消滅敵人的第五縱隊，肅清一切和任何微小的法西斯思想和宣傳。

蔣委員長常說我國要精誠團結，他又曾在紐約先鋒論壇報所主持的廣播中，說到要肅清帝國主義思想。正是發揮了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的不同。

（被略一大段）

我們應時刻記住「德國支配下的軸心領袖所反對的」原則，時刻爲「盟方所不惜一戰以保持的原則」的認眞實現而鬥爭！

德寇夏季攻勢慘敗
斯大林獎勵將士
蘇軍冒雨前進逼近奧城

（中央社倫敦二十四日合衆電）當斯大林獎勵的各將士宣布全國慶祝時，蘇軍沿着目前已經深入的袋內攻坐地[illegible]，冒着敵軍的[illegible]抵抗，進攻奧勒爾的門戶。

（塔斯社莫斯科廿四日電）最高統帥的命令，給羅科索夫斯基大將，瓦圖丁大將，朗波夫上將。德寇從奧勒爾的南方，和比爾哥羅德的北方各區，向庫爾斯克進行的七月攻勢，由於我軍的順利的軍事行動，昨天，七月二十三日，已完全被解決了。從七月五日清晨以來，德國法西斯軍隊以大股的坦克和步兵，由無數飛機掩護，在奧勒爾——庫爾斯克和比爾哥羅德——庫爾斯克方面的猛烈攻勢，德方把集結在奧勒爾和比爾哥羅德各區中的主力軍隊進對我軍的攻勢中。

現在已經明白了：德軍統帥部把七個坦克師，兩個摩托化師，和十一個步兵師調出在奧勒爾——庫爾斯克方面作戰，把十個坦克師，一個摩托化師，和七個步兵師調出在比爾哥羅德——庫爾斯克方面作戰。由此可見，共有德軍十七個坦克師，三個摩托化師和十八個步兵師，參加敵方的攻勢。

德軍已把還發兵力集結在[illegible]，德軍統帥部就打算從北方和南方一齊向庫爾斯克作集中的打擊，來包圍我軍的[illegible]部隊[illegible]。我軍準備[illegible]德軍的攻勢，而且更要使德方的這次新攻勢，[illegible]受到[illegible]不防的襲擊。

敵人以大量的[illegible]代價，好容易[illegible]——庫爾斯克方面侵入約九公里深的我軍防線；[illegible]方面，侵入從十五到三十五公里。

在[illegible]中，紅軍[illegible]的[illegible]，使它們[illegible]，由於[illegible]的堅決的反攻，不但把敵人逐出[illegible]，並且在七月五日以前所固守的陣地完全恢復，而且更向奧勒爾方面突破敵人的防線，推進十五到二十五公里。

[illegible]，已經[illegible]出我軍高度的[illegible]，已經顯示出我們[illegible]，[illegible]的紅軍戰鬥員們和指揮員們的堅忍，[illegible]，[illegible]。由此可見，[illegible]，已經被揭穿了。

[illegible]。

在從七月五日到廿三日的[illegible]中，敵人已經受了如下的損失：陣亡官兵七萬名以上，毀損坦克二千九百輛，[illegible]八百四十四門，毀滅飛機一千三百九十二架，和卡車五千輛以上。

我向你們和你們[illegible]，[illegible]一切紅軍戰鬥員，[illegible]。

在[illegible]中[illegible]的英雄們，享受千古不朽的榮光。

最高統帥蘇聯大元帥 斯大林 簽發

盟軍攻下西島大部港口
軸心軍還準備最後頑抗

（中央社北非盟軍總部二十五日路透電）[illegible]

（中央社北非盟軍總部二十四日合衆電）美國[illegible]

[illegible]

盟機猛炸漢堡
投下炸彈二千多噸

（中央社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據官方宣佈：盟機昨晚襲擊漢堡時，所投下的炸彈，較以往任何一次爲多，總共投彈二千三百噸。[illegible]

（中央社倫敦二十四日路透電）據官方公布：美國重轟炸機今日曾於白晝[illegible]，[illegible]。

南美洲各國青年
正籌備舉行大會

有各黨各派代表參加，各國政府和人民的贊助。大會將討論青年會員[illegible]問題。

（本報紐約二十四日專電）據西報訊：拉丁美洲青年大會籌備委員會已經得到[illegible]、巴拿馬、哥斯達黎加、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總統的贊助，拉丁美洲各國的科學界、藝術界和社會聞人以及人民團體也紛紛表示[illegible]。這個青年大會是由各國的青年團體共同發起的。出席大會代表有各種各樣的青年——天主教徒、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和新教徒以及[illegible]。[illegible]

白宮有所說明
新聞[illegible]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四日[illegible]）[illegible]

戰爭圈內

[illegible]

戰時蘇聯印象
中蘇文協文化講座 昨請[illegible]先生講演

（本報訊）中蘇文協七月份文化講座，昨日請新由蘇聯歸來的[illegible]先生講「戰時蘇聯印象」。[illegible]

短評
德寇的短命攻勢

在[illegible]，斯大林的[illegible]的勝利[illegible]。[illegible]

陝甘旅渝同鄉會
歡迎鄧寶珊孫蔚如
兩將軍主張精誠團結共同努力

（中央社訊）[illegible]

蘇聯戰時照片
定下月初展覽

（本報訊）[illegible]

市聞一束

[illegible]

徵縣（借）標準與土地陳報工作

洪沛然

[illegible]

新華副刊

書評專頁

莎士比亞·歌德·悲多芬

——讀「歌德與悲多芬」——羅曼羅蘭著，梁宗岱譯，華胥社出版

李念群

知識份子改造的起點

讀張天翼作「新生」有感

李濤

讀「第二年代」

宗顧

「太平洋的暴風雨」

鎮顧

評朱光潛的「談修養」

——「中周」叢書第三種，中周出版社出版——

胡繩

在本書自序中，朱光潛先生提到他在「十年前」（其實是將近十五年前了）所寫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自認「那是一本不成熟的處女作」。對於那本書，筆者在民國二十五年，曾因為他的影響還很大，寫過一篇很簡短的書評（刊上海出版的「讀書生活」雜誌中）。到了現在，朱先生的意見已經有了顯著的——在某些部份甚至是根本的——改易，而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有了一些不同，因此，在一個寂寞的下午，讀過了朱先生的這本新著之後，我就好像有得好一位朋友一樣，再來寫一篇書評。

討論有關生活修養方面的問題，大概有兩種相反的趨向，一個是討論如何「擺脫」現實生活及其所給的束縛和苦惱，在主觀意識上求得一種超然自足的境界；另一個是討論如何積極地投入現實生活，緊緊地對生活執着。朱先生的舊著在基本精神上屬於前者，所以雖然至今還被有些教授先生們用更完整的理論體系發揮着，但是朱先生的新著的內容，從其全體看來，已經脫離一傾向而走向後一傾向了。因此在本書中，朱先生正面地提到了青年的「心理病態」，以及目前社會的精神與實際生活中的病象，分析這種病態產生的客觀原因，更指出了如何克服這種病態，發揚積極的生活態度。

在本書中，朱先生接觸到一個根本的問題，他說：「社會變來變去，而組成社會的人變卻沒有變質，社會就不會徹底地變好。這五六十年來我們天天在講教育，教育對於人的質料似乎沒有發生很好的影響」。（頁八）他自稱這些話是心長的話，的確不是過分其詞。他又再三反覆這個意思，如說：「要把中國社會變好，第一須先把人的質料變好」。（頁四三）

對這一點，也許有人覺得是說得太玄虛了，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第一，本書中所指出的「人的質料」差的具體表現是無可否認的事。他指出了在經濟困難的環境下在青年和一般社會中所表現的消沉麻木的現象：「我們寧願青年煩悶，不願青年消沉，煩悶至少是對於現實的欠缺還有敏感，還可以激起努力；消沉對於現實的欠缺就根本麻木不仁，決不會引起改變的企圖」。（頁十一）「因循、苟且、敷衍種種病象在社會上還很流行，我們還是有些老朽，我們應該趁早還童」。（頁二八）「現在青年人大半缺乏青年人所應有的朝氣，對一切缺乏真正的興趣和濃厚的熱情。」（頁三七）其次，朱先生並沒有抹煞造成這些現象的客觀的社會原因。「有生氣而不能發揚，或是活動遇到障礙，才會煩悶和消沉」。（頁十一）因此他指出學校青年的心理狀態時，特別指出「家庭、社會國家，和學校對於青年人的影響」。（頁三三）第三，更主要的，他從正面提出的意見，並沒有用什麼玄學的理論來說明「人的質料」的改良，他只是很樸素地說：不要把一切錯誤歸罪於環境，「對自己負責任，是一切向上心的出發點。」（頁三八）「人所以可貴，就在他能夠不安於現在的環境，拿力量來改變它，征服它……。自己的責任必須自己擔當起，成功是我的成功，失敗也是我的失敗，每個人是他自己的造化主，環境不足畏，猶如命運不足信。我們的民族需要自力更生，我們個個人也是如此。能尊重自己，信賴自己，然後自己才會打出一個江山來」。（頁十二）「要改造中國社會，第一件心理的破壞工作是除懶，第一件心理的建設工作是提倡奮鬥精神」。（頁二五）

我想，這所說的，與其說是人的改造，還不如說是人的發現。為什麼懶，為什麼麻木不仁，為什麼對自己不能負責任，那都是奴性的表現。發現了自己是個獨立的人，才會信賴自己，才能夠堅持奮鬥。中國社會現在在文化生活上所需要的豈不是這樣的啟蒙精神嗎？

這是不是個人主義呢？這也許可說是個人主義，但這是好的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朱先生說得好：「將來我們的生存權必寄托於全民族每個分子的努力，須是腳踏實地的天經地義，藉自己的努力，堅持卓絕地奮鬥到底，以求征服一切環境困難，達到我們所追求的理想，這是我們所應崇奉的英雄主義。依照這種英雄主義，我們必須尊敬而且維護社會上一切環境困難而能挺身奮鬥者，必須鄙棄而且消滅社會上一切懶惰苟安貪婪偉僥倖者和頹廢因循者。」（頁四八）（從略）

（從略）本書中「談處群」的三篇，分析中國人不善處群的病徵病因與療救，是有積極意義的內容的。「處群的訓練一半是教育，一半是政治，……政治體制有多種，最合理想的是民主。……民主政治與包辦制如水火不相容，消極地說，要除包辦制，積極地說，就是政治公開」。（頁七三——七五（從略）

所以朱先生書中又有一篇談「惻隱之心」，從近代人本主義精神上發揮了儒家的仁恕之教。同時，另有一篇「談羞惡之心」，以為「我們對人有羞惡之心，才能嫉惡如仇，才肯努力去消除世間罪孽過惡」，（頁九五）同樣也是從儒家的樸素精神上主張是非嚴格，愛憎分明，反對「鄉愿」。

（從略（朱先生在書中論教育，指出所說教育的內容不是讀書，而是做人，因為現在的教育只重知育而忽略德育美育，於是教育成為販賣知識，而不是造就健全的人。這是切中時弊的話。全書最末說：「我們要復興民族，必須恢復周以前的歌樂舞的盛況，這就是說，必須提倡普及的美感教育」，（頁二〇八）這話看起來很迂遠，但和本書中其他許多地方一樣，都可說是問題而意願，胃透而[illegible]是很值得玩味的。

但對這本書，我是不是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呢？也有。特別像「談冷靜」一篇，提倡「冷靜的勞毅精神」，這使我感到「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鬼魂還是「英靈不昧」，雖然「十二封信」主張「情感綜理」的文化，而這一篇卻是明白主張「理知控制情感」。而這一篇於這本書中，和其他各篇，也不能不令人起不調協之感。此外，還有些瑣碎的小處，個別的說法是我覺得仍是值得商榷的，但因不妨與全體，就不一一提出了，正如談到許多個別問題時的好的意見，此地也無法一一提出一樣。